

作家出版社

岭南烟云

彭名燕

孙向学

著

I247.5/1416

2008



彭名燕 孙向学
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岭南烟云/彭名燕, 孙向学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81 - 6

I. 岭… II. ①彭…②孙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7734 号

岭南烟云

作者: 彭名燕 孙向学

责任编辑: 懿翎 汉睿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5.7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81 - 6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彭名燕

一级作家，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，深圳作协主席，深圳市文联副主席，广东省作协副主席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1980年开始从事写作，至今已有600万字的作品问世。拍摄的电影、电视连续剧代表作是：《白杨树树下》，《黄山来的姑娘》，《嘿，哥们儿》，《嘿，姐儿们》，《沙海中的小红帆》，《巨人的握手》，《这世界

不寂寞》，《家风》等十五部。出版长篇小说：《东方男性》，《公关小姐外传》，《世纪贵族》，《日尔曼式的结婚》，《大腕》，《杨门家风》，《为你心跳》等。著有散文随笔《三笑》，《生命工程备忘录》等六十余篇。曾获得全国“八·五”优秀长篇小说奖，深圳文学精品奖，全国迎“九·七”回归散文奖，入围茅盾文学奖，国家优秀影片奖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奖，电视剧飞天奖，全国电视剧本征文奖，北京解放四十周年剧本奖。电视连续剧《家风》，2005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段播放，创下高收视率，并进入当年全国千部电视剧前十名奖，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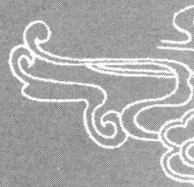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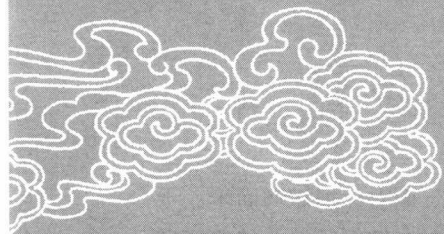
孙向学

祖籍辽宁，1960年出生于广西南宁，1964年随父母下放到桂西云贵高原。1988年调入深圳工作。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曾获省市文学奖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《调到深圳又如何》，长篇小说《该死》，《二傻》，散文集《蛙鸣集》，《泗城往事》，《遗梦桂西》。

懂地理知识的老人们都说，这是一块宝地。它天生丽质，自成一流风水的格局，三面被圆润葱郁的青山围抱，肥沃的大地被护在中间，面向着长流不息平静的海湾，一条河弯弯曲曲绕着这块土地向着大海款款而去，完全符合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后玄武，前朱雀的标准玄学原理。而且左边的山略高于右边的山，符合了“只许青龙高万丈，不许白虎抬头望”的最佳细则。群山的走势是左膀长于右臂，河水从左边来，一个迂回，向右流去，形成右虎接水的形状。河的那边是不高不低、绵绵的群山，一个个圆润的小山包，很像百官跪着向着主子朝拜的姿势，老人们说，这叫朝拜山。紧挨着朝拜山，有一座顶平且宽的山包，像一个能批阅文件，又能撑靠打个瞌睡的几案，老人们说，那叫案山。应该说，这种风水是大发大旺的格局，加上村子建造的格局很独特，是八卦阵局，据说，这种阵局能避邪，更有增强好风水的威力，后代子孙不仅能发，而且会出文官。但是，它发在哪朝哪代？发在哪村哪庄？发在哪家哪户？就不得而知了。人们等待了一百年，二百年，四百年，终于渐渐淡漠了风水宝地的概念，只有等历史老爷子将来亲手翻开那谜一样的皇历了。

第一章



1976年9月初，第八号台风终于面对香港、面对深圳汹汹而来。干渴了八个月，被太阳烙得龟裂焦黄的土地，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能滋润她又能毁灭她的一场恶战。

村里有线广播不停地报道着八号台风目前所在的经度纬度，中心风力有多少级等等。

傍晚时，赵可设将晾在院子里最后一把干菜收进筐里，起身将挂在墙上的步枪取了下来，对在猪圈里忙着喂食的赵山贵说：“爸，今晚我值班。”

“带上雨衣，看天上的云，风雨今晚可能提前到呢。”这算是赵山贵对儿子最露骨的关注。

趁二仔取雨衣，赵山贵直起腰说：“这几天可家怎么连个影都不见，他又野到哪去了？”

“可家在塘里教一群妇女游水。”说起老三可家，赵可设差点开骂，你的三仔是个无耻的小烂仔！前几天，三弟对女知青林笑怡耍流氓，被他当场抓住，这事要对阿爸说了，那可不是去公社学习班的小事，而是要用枪押那小衰仔去公安局的大事了。

“他们学游水是为了偷渡吧？那些淹死的尸体见得还不够多吗？他想过神仙的日子，有那命水吗？日求三餐，夜求一宿，粗茶淡饭，一生清福，别忘记祖宗的遗风！你要警告他。他敢去偷渡，我就敢打断他的腿。叛国投敌的事，你们谁也不准做，像你大哥，唉！我脸上没光啊，去教育别人，差不多要先扇自己一耳光才有底气。”

“爸，你莫再提大哥，他跑了又不是你的责任，用得着你去顶罪？”赵可设早就烦赵山贵的唠唠叨叨，但娘去世后，他又可怜爸，时不时得哄哄他，“村里谁不知道您是老好人，美善心？”

赵山贵有些怕这个老二，也最赏识他，囁嚅地说：“反正我身边的三个仔谁也别想再逃，你告诉可家，他如果为了偷渡教游水，我先打断他腿，再送他去劳改所！”

当阿爸的哪里知道，他的三仔赵可家已经背叛了他的信仰，他早就吃阿爸老一套清汤寡水的革命道理了。要说怕，可家只怕二哥可设，因为二哥当过几年特种兵，是神枪手，是党员，是一位拿着真枪的武装民兵连长，那枪里是有子弹的！但这次他心里暗暗感谢二哥，他对林笑怡非礼，若碰上的是别人，坐三年牢是少不了的。这事都过去四五天了，不见一点动静，说明赵可设为自己保了密，于是对二哥特别顺从。

赵可家最得意的是身边有一群崇拜者，一是因为他水性一流，二是因为他武功一流。他能练成功夫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有个同学的阿爸是位有名的武术师文叔，文叔教儿子习武，儿子非要好友赵可家作陪，赵可家诡诈异常，居然套出了人家祖传的秘功形意拳。结果是那位同学没学成，赵可家却三下五除二猴子似的就学到了几乎失传的功夫。于是他有恃无恐，小小年纪居然可以在村子里横着膀子走路，与一帮立他为头的坏仔到处打架斗殴，寻衅闹事，偷鸡摸狗，刚蛇杀猫，公然把蛇呀猫呀的钉在树上剥皮，吓得女仔们尖叫着逃去。村民管他们叫“四害”，见他们就躲，二哥赵可设拿他没办法，亲自用枪押着弟弟去公社进过两次学习班。但他本性不改，大事不犯，小事不断，气得他当大队党支部的阿爸吐了血。村里人恨这帮烂仔恨得咬牙切齿，巴不得他们被送进大牢，关他一世。

然而，为了逃港，赵可家突然从臭变香，恨他的爱他的纷纷跟着他来学游泳。

村头那口塘可是石岗的风水之源，据说塘底有无数泉眼的缘故，水永远深且清。从有记载以来，这口塘没有干涸过，鱼多得捉不过来。赵家兄弟打会走路起，这里就是他们这伙顽童的乐园，特别是老三赵可家，可以像鱼一样从这头游到那头，五六十米的距离一眨眼就是三四个来回。他还时常像鱼鹰般神速地潜入水中，将鲤鱼、草鱼之类搅得乱成一团，然后嘴里衔着一条，一手攥着一条，潇洒地浮出水面，

这一招不够胆的细仔是学不来的。连他的大哥、二哥都服得不得了。特别是他在水塘钓泥鳅的本事，只用一只小虾做诱饵，他就有本事给你钓起一小筐活蹦乱跳的泥鳅。不过，那美好的光景早就一去不返，那口塘后来连牛、鸭、鹅也去光顾，居然还有人在塘边砌了茅厕，更有人作孽，将几株水浮萍丢了进去，那东西繁殖速度惊人，不过两三个月，满口塘全铺满了生机勃勃的浮萍。于是这口塘再没人敢光顾。去年，赵可家等一伙想偷渡的人将茅厕拆了，水浮萍捞净了，将水塘当成了游泳的训练场。连女人们也穿着短衣短裤在水里扑腾起来。大家心照不宣，目的是偷渡。因为是用性命当赌注，个个学得非常认真。要知道，蛇头永远是以保自己为宗旨的，偷渡船往往离香港海岸尚有几百米时，不管潮起还是潮落，便撵偷渡者下水泅过去。蛇头当然知道，再好水性，平时能游一万米的，涨潮时，这几百米就成了鬼门关。万一浪大船翻，能保住命的只有极幸运者。因而谁要偷渡，蛇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水性好吗？否则免谈。

可家正在教人游水，见赵可设走来，忙爬上岸，怯怯地问：“二哥，找我？有事吗？”

三天前，可设差点一枪打死这个弟弟，他已经三天没有同可家说过一句话，极度的蔑视，极度的鄙夷使他想捂鼻子。他忍住厌恶，说：“晚上要打台风，家里晒的稻谷还没收完，你回去帮阿爸搞掂。再好好检查检查屋子，看哪里松动了，该加牢加牢。”不等可家回答，他转身就走，多看他一眼肯定得呕。他以前是多么喜欢这个三弟呀，小时候，不用谁教，这个小仔就会游泳，也没见他向谁学，一套套的功夫表演起来像小猴仔一样灵活，那红扑扑的脸就像石榴，谁都想摸一摸。不料长大后却成了烂仔一个。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他都容忍了，但几天前他对知青林笑怡的强暴，令他这当哥的怒不可遏，恨不得一刺刀捅死他算了。

说起插队知青林笑怡，赵可设内心相当复杂。林笑怡出身太糟糕，她的父母，一个死于造反派之手，一个畏罪自杀身亡，都是死有余辜的罪人，加上她外婆是日本血统，有海外关系，再加上造反派从她学生宿舍的床板下，搜出了她母亲转移给她的一条金项链、一块金箔、

一个玉手镯、一个金戒指，总价值超过五千元人民币，再加上她曾经说过特别反动的話：我不知道父母有什么罪。这还了得？每一条都够得上坐監的罪！她不仅是知青中家庭背景最复杂的，也是思想最反动的。社员们都嫌弃她，知青们都躲着她，他这个生产队长、民兵连长，真不知该怎么掌握火候。公社领导一再嘱咐，要通过加强劳动来改造这个特殊分子，如果抓住把柄，可以就地批判杀一儆百，让出身不好的知青都老老实实。

林笑怡一踏入石岗，赵可设就把她当阶级敌人看，却没有发觉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，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，就产生了怜惜，特别是她对美丽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惊恐，惊恐得让人心慌肝颤，真不忍心对她来狠的，不忍心给她派重活。但一想起她的反动出身，受的反动教育，做的反动事情，说的反动言語，他又对她充满厌恶和仇恨。在极其矛盾的感情支配下，他对她时而凶狠，时而和缓，时而一脸杀气，时而满腔温情。有时赵可设仇恨一发作，会派林笑怡去做没人愿意干的起大粪的活，看着她那双秀气的嫩手，跳舞似的一勺勺将粪坑里又重又臭的大粪舀进桶里，然后挑起担子，一扭一扭地扭到田里，小细腰就像要断了似的无助，汗水顺着她白净的小脸，曲曲弯弯一直流到脖子，消失在被衣领遮住的神秘躯体里，他觉得挺过瘾。这样的黑五类资产阶级小姐，不好好收拾一下，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忠。但，在插秧季节，他时而分配她去做人们都眼红的修理水渠的活，那可是比成日猫着腰，在蚂蟥包围下把秧苗一棵棵塞进烂泥里要轻松百倍！看着她眼里对自己闪出一丝丝感激之波，他会像救世主一般心满意足。赵可设会忍不住琢磨她，她在父母身边会是什么样子？将来有了老公，在老公身边又会是什么样子？一定是千娇百媚。最纳闷的是林笑怡怎么没有亲人？肯定亲人亲戚全死光了，插队三年多，没见一个亲人来看她，没见她收到过一封亲人的来信和包裹，这个女孩十足是妨人的命；其他知青都走光了，就剩她一人，十足是苦极的命。四小队队长陈二婶说得对，林笑怡是丧门星，男人沾上她，十个得死五对；父母沾上她，直接奔向黄泉路。赵可家居然敢去玷污这样的女孩，真是缺了赵家的大德了。那天，要不是事后林笑怡哭着求他放过自己的弟弟，

他真想立即将三弟捉拿归案。说来也怪，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突然萌生了对林笑怡的特殊感情，像哥哥对妹妹？长辈对晚辈？专政者对被专政者？不，应当是男人对女人，也许这种感情早就存在，今天才发现了？一发现就已经进入成熟期，无可挽回？难怪他这么恨可家，恨得想他去坐监。他绝对不愿意林笑怡被别的男人想入非非，更不能容忍有人侮辱她，她越是丧门星越吸引他。

糟糕！这一惊人的发现使赵可设一阵阵毛骨悚然，怎么能？怎么能暗恋上这样的女孩？赵家五代贫农，根红苗正，赵可设自己的条件在全村是最顶尖的，高中毕业，在部队当干部，转业后是公社的红人、培养对象，形象气质上等，方圆几个村的女孩都拿他当偶像，他威风得很，想跟他的妹仔大把抓，他可挑选的空间大得很，怎么就一脚迈进死巷子里了？真是鬼迷心窍呀！他真恨自己，难道他思想深处是那么肮脏？肮脏到把资产阶级的臭气当香火？！

这样的女孩绝对不能要，想都不能，必须立即砍断这根可怕的情感藤蔓！

他诅咒着自己，诅咒着林笑怡：林笑怡，你这个化装成美女的蛇，你把赵家两个男人的心都掳走了，你是赵家人的灾星，与其让我爱上你，还不如让你、或者我死掉！

上午赵可设到武装部开会，民兵营长布置了最新任务，说最近国内国外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，想尽办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台风来临，风雨之夜，逃出去、打进来最容易，因此重兵防守，严加防范，丝毫不能麻痹大意。赵可设号称民兵连长，其实他手下荷真枪的民兵不过十来个，青壮年几乎全跑了，拼命招兵买马到头来仅够一个班，还都是看着他的面子和能扛上一杆枪。从公社回来，他立即召集民兵会，布置任务。规定在属石岗村地盘内，沿深圳河每百米设一个固定岗哨，隐蔽自己，不准岗哨之间互相吆喝，形成自己在暗处，敌人在明处的局面，任何逃港者必须个个捉拿归案，凡是捉到逃港的都以立大功论赏。他知道，所有的民兵都在心里骂娘，他不，他真的兴奋，这样有刺激性的冒险行为真是好玩，如果有逃港者落到他手上，他会像捏老泥一样，一把攥住，再慢慢松开，看看自己的力量有多大！不

过，对上级要求的不许瞌睡，不许抽烟，不许饮酒，他是一万个嗤之以鼻：狂风暴雨中，谁有那么大本事又抽又喝又打瞌睡？屁话！他偏要饮酒，怀里揣个小药瓶，里面是货真价实的白老酒，他故意当着副连长陈二平的面喝上两口。陈二平骂他是带头破坏规定的反骨仔，是十足的两面派。他说：“就剩下我们几个对党忠心耿耿了，我敢当着武装部长的面饮我的老酒，他能把我撤了？这点自由都不给，我也跑了算了。”

赵可设来到了深圳河边。这哪是什么河？是漂满垃圾的下水道，散发出馥味恶臭，罗湖海关检疫站那伙人，在检查大陆运往香港的禽畜时，不管病死的、闷死的、挤死的，丢进深圳河完事。这河还能叫河？前两年的深圳河可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时岸边有婀娜的垂柳，青嫩的小草，河水清澈，鱼翔石底，别说游水，就是大口大口喝下去也不会闹肚子。

噼噼啪啪——几颗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到了他的脸上。刚刚还有一丝光亮的天空刹那间黑得像突然罩下了一块黑布。一团团乌黑的云絮像群马奔腾，跑得离地面越来越近，压得赵可设呼吸困难。这雨眼下像玩似的这里几滴那里几滴，那风更怪，像咳嗽似的吭吭咋咋，吹吹停停，停时树叶一动不动，吹时则怪叫着将几棵百年老榕树推得东歪西倒，大有将它连根拔起的强劲。这是台风来临的前奏曲，先虚张声势地逗人们玩玩，它玩够了，玩腻了，就会脸一拉，眼一瞪，把天扯下来，把地撕成片。赵可设知道老天爷这一套把戏，从小就与台风叫板，他知道那魔风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一边毁着土地，一边营养着土地，他不怕，反倒有一种好骑手要去征服烈马的亢奋。赵可设在保定当过兵，北方的冬天他喜欢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那才能显示大自然男子汉一样的阳刚个性。南方的气候太温暖，一年四季娘腔腔，最能显示威严个性的冬天却不像冬天，还没拉下男性杀气腾腾的脸，立即换成少女般灿烂的笑容，太阴柔软性了。也只有打台风时能见到南方气候的男人色彩，一场风，千年的老树能被连根拔起，连北方的冰雪狂风也自叹不如，那才叫力量！赵可设最喜欢台风到来时，时而如万狼齐嗥，有穿透心肺的尖锐；时而如同古战场兵马血刃，有雷霆

万钧的震撼！风声，他见识得太多了，南风温柔美妙的沙沙声，北风拖泥带水的呜呜声，东风漫不经心的啦啦声，西风严肃认真的呼呼声，长风缠绵悱恻的呀呀声，短风干脆利索的刷刷声，再怎么唱，也跟人一样，要歇歇停停，打个小瞌睡。像台风这样从头到尾不换一口气，不打一个盹，不降一个调，不润一下喉，几十个小时连续高亢长歌，声音不会有丝毫的嘶哑和疲软，简直是风中之豪杰、之精英！也怪，人们都说害怕那恐怖的声音，赵可设却喜欢，越恐怖越能激发起他男人的征服欲，征服什么他说不清，但一听那声音，他会热血沸腾，想干事，干大事，那份激动会令他沉醉不已。年年他都盼台风，台风一来，他绝对在家坐不住，他得到暴风雨中去补充一点男人的血性和胆略，哪怕正好一个惊雷在他头上爆炸，把他劈成两半也值了，他喜欢轰轰烈烈搏命的刺激感。在部队当特种兵的经历告诉他，生，要生得轰轰烈烈；死，要死得轰轰烈烈；做事，要做个轰轰烈烈；爱人，要爱个轰轰烈烈；恨人，要恨个轰轰烈烈。

下半夜，雨终于像决堤的洪水咕咚咚往下泻，整个世界混浊一片。花没了，草没了，树没了，房没了，万马嘶鸣的恐怖声从天上从地下来，从海上从河底来。汇成撼天动地的蛮力，一个伟男人能在顷刻间变得比蚂蚁还弱小。一阵最劲的风差点儿把赵可设刮到太平洋去，幸亏他猫着腰，紧紧抓住村头一口大磨的磨盘，才免于劫难。此时天空中已经风筝样飞起了不知哪些倒霉的家的屋顶，台风赵可设见得多了，但像今晚这样的场面可说是百年不遇，大气派！大手笔！他像看热闹般瞪圆双眼，注视着老天爷强劲的力量所造就的奇迹。一棵面盆般粗壮的大树倒在赵可设的眼前，一个闪电照亮了它庞大的躯体，哇！这棵树赵可设认得，是一棵有将近八十年寿命的老榕树，因为生了重病，树有的地方被虫蛀空了，人们以为它会死，它却偏偏顽强地活着，绿绿的树叶清清爽爽仰面望天；密密的胡子干干净净整齐垂地，活得相当有尊严，赵可设特别敬仰它，把它当成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，病没有要了它的命，风却要了它的命。它不是被连根拔起，而是从下部被硬折断的，折断它得要多大的爆发力？风居然会找它的病灶，然后像锋利的斧子一样一刀结果它。这样的死法实在太悲哀，可怜它那一

大把胡须毫无尊严地乱七八糟散开，生前高贵的气质已荡然无存。风雨在它已倒下的遗体上尽情地蹂躏一番后，又去摇撼另一棵年轻的树，那树东倒西歪，弯着腰硬顶，虽然没有倒下，但背驼了，赵可设知道，它的背受了重伤，永远直不起来了。于亢奋中赵可设感受到什么叫惊心动魄。台风用它高亢尖锐独特的长调对宇宙唱着“我是不可战胜的”，仅用歌声就能把山和海调个过儿。台风是在用自己的强悍，把人往强悍上逼。赵可设觉得，台风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风，也是最狡猾的风，也是最有激情的风，也是最残酷的风，也是最有节制的风，也是最智慧的风，也是最有人性的风。它想毁灭谁，谁别想躲过去，它想戏弄谁，谁就会蒙头转向，它想保护谁，谁就毫发无损，它会猫着腰，低低地贴地皮袭击你，也会挺着胸，高高在上地阻击你，也会在小巷里曲曲弯弯钻着缝隙攻击你，也会在田野里一览无余大大咧咧地抽打你。它那大巴掌随意一扇，一片良田就变成汪洋，一只强壮的小狗就变成一片轻飘飘的树叶。每到即将进入最残酷的时刻，它就会骤然收手，然后像独行侠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当太阳重新放出光明时，人们才惊喜地发现，水库的水满了，山被洗干净了，细菌被冲走了，庄稼地一年所需的水分贮存足了，深圳河虽然混浊，却精神抖擞，大浪裹着小浪，一路诉说一路奔流，诉说着生命复苏心灵深处的喜悦。天活了，地活了，万物的造血功能都被激活了！比起损失几座破房子，损失几只牛、羊，损失几亩稻子，那只能叫吃小亏占大便宜，值得那么小题大做地在新闻媒体上大哭损失。上午武装部的会上，赵可设表态激情昂扬，民兵们也都跟着他摩拳擦掌，仿佛一场真正的战斗即将发生。丢，这样的晚上除了他赵可设，谁敢蠢蠢欲动？谁敢不要命去逃港？只有他赵可设的激情是真的，他欣赏着黑暗中粗壮的雨柱，感受着抽在他身上像钢鞭样强劲的疼痛，过瘾啊！人要是有这样的力量还怕什么？他突然发现自己有对台风的崇拜，崇拜得五体投地！不过，这可不不敢公开说，政府在抵抗台风，把台风当成反动派，你却赞美它，这不是同政府唱反调？！

雨衣虽将赵可设裹得严严实实，但这种看起来粗糙的雨，其实它细致得很，机灵得很，硬是横着来竖着来斜着来，从所有能钻的缝隙往

里灌，眨眼工夫，赵可设里面的衣服湿了个透，连腋窝这样的旮旯都不放过。湿就湿，湿个惊天动地才来劲！问题是雨衣太厚实，风吹进去后泄得慢，胀鼓鼓像降落伞，好几次差点将赵可设吹离了地面。他一边赞赏地骂骂咧咧，一边找到了一块大石头，挨着石头蹲了下来。刚刚蹲下不久，凭直觉，他猛地将眼睛睁到最大限度，屏住呼吸，朝着一个可疑的地方定定地看去……

这一带叫井坎，对赵可设来说，再熟悉不过了，从小到大，几乎每天都要从这儿走过一两次，当上民兵连长后，为严防逃港，他更是每天数次巡逻这里。哪个地方有一块什么形状的石头，一棵几多高矮的小树，他了如指掌。眼下，凭着微弱的光，他猛然发现不到二十米远的河边多了一块黑乎乎的石头，这块石头竟然会动，它在用几乎是肉眼觉察不到的速度，一寸一寸向离它十多米的铁丝网挪去。一个闪电，雪亮地照到那块“石头”上，天！他看清楚了，那绝对不是石头，绝对不是！

赵可设兴奋得心快跳出嗓门，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，他能捉到逃港者，那是要立大功的！他从小崇拜英雄，立功是他做人的目标，在部队，他立过二等功三次，三等功两次，相当受尊敬，可惜没有拿过头等，今天是送上门拿头等功的机会！他兴奋得从腰间取出电筒，端起枪，弓着腰，一步一步向那块会动的“石头”逼去，心想，台风助我也。

二

林笑怡从广州到石岗插队三年多了，她阿爸是留学过英国的大学英语教授，因为有个堂弟在香港，老婆的妈妈是日本籍，加上有人揭发他偷听过美国之音，于是雪上加霜，在“文革”时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国际潜伏特务，被活活打死。林笑怡的母亲是父亲在英国留学时的同